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一九六五年第二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州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一九六五年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一九六五年十月

广州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一九六五年第二辑

一九六五年十月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出版

广东省书刊内字136号登记证

*

清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0.80元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印行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都是撰寫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料可能不盡翔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選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以供歷史研究工作者的參考。

二、本選輯所選的史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歷史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讀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	闕宗驊 (1)
陈济棠对待蒋介石控制的手法·····	罗 醒 (15)
“南区綏靖委員公署”的“剿共”和“防共”···	林廷华 (20)
“南区綏靖委員公署”攻打徐聞山经过·····	林廷华 (28)
附录：梁公福集体鎗杀徐聞山降“匪”···	陈啓勛 (33)
陈汉光警卫旅在琼崖的殘杀·····	原吉征 (35)
鶯哥咀漁民反抗盐警記实·····	陈適曾 (40)
明德社和学海书院·····	章董朋 陈 世 溫 翀 远 (44)
陈济棠的“政治深造班”·····	陈適曾 (53)
陈济棠提倡封建迷信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秦 鈞 李仲如 卫 恭 黎 鐸 卜汉池	(61)
陈济棠统治时期的广东海軍·····	许耀震 (73)
我参加广东空軍倒陈投蔣·····	敖 伦 (84)
陈济棠的“空軍考察团”·····	丁纪徐 (90)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員會”見聞·····	邱 平 (97)
有关陈济棠财产二三事·····	章董朋 (106)
我所知道的莫秀英·····	何予珍 (111)
我所知道的霍芝庭 (續稿) ·····	吴湘衡 (124)
“收复澳門”为名企图消灭五桂山人民武裝亲历	
·····	陈庆斌 (134)
有关“收复澳門”情况的两封来信	
在美国移民局候审所的回忆·····	谢 创 (140)
美国旧金山华侨反对失业的斗争·····	谢 创 (147)

广州海港检疫所建立经过	司徒朝 (157)
“九一八”后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忆	陈甯波 (160)
随日酋“视察”广九路经过	林 仁 (184)

补充·订正·勘误

对《国民党军队入越受降见闻》一文的订正	曹福谦 (194)
对《邓本殷八属联军的始末》一文的补订	冯 璜 (195)
对《关于刘思复之暗杀活动》一文的订正	李国材 (195)
对《连州教案》一文的订正	李国材 (196)
有关“新学生社”的补充	彭 波 (196)
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活动史料的一些补订	邓警亚 (197)
对《广州律师公会的派系背景及其明争暗斗》一文的补充	邱庆银 (198)
对《淪陷时期广州邮局恢复通邮经过》一文的补订	何国良 (198)
《广州富豪之家的旧俗婚礼》的一些补充	陆丹林 (200)
关于《梁鼎芬参劾李鸿章、袁世凯及其在广东办学活动》的订正	梁祖杰 陆丹林 (201)
关于《清末广府中学堂和求是小学堂》的补订	黎照寰 (203)
《我所知道的陈廉伯几件事》一文的补订	陆丹林 (204)
《陈炯明叛孙、联省自治及民选县长》的订正	陆精治 (204)
关于《清末广州几家日报简介》的补订	黎照寰 邓新夏 陆丹林 (205)
《广雅书院鳞爪》的订正	陆丹林 (205)
《华侨实业家张弼士史料》的订正	罗翼群 (206)
《有关中华革命党活动之回忆》一文的补订	黎照寰 (207)
对《广东司法界派系及其重要人物》一文的订正	邱 平 邱庆银 (208)
对《我所知道的“市桥皇帝”李朗鸡》一文的订正	莫擎天 卢巽权 张泽浦 (210)
对《广州学生五四运动》的补充订正	邓新夏 (210)
关于旧桂系统治时期的警察的订正	林 仁 (212)
勘误表	(213)

陈济棠統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

闕宗驊

新桂系与陈济棠合作前的形势

一九三〇年新桂系与汪精卫、张发奎合作，联合馮玉祥、閻錫山反对蔣介石。张桂联軍进占长沙，正向岳阳出发，准备进武汉。此时李宗仁突接馮玉祥来电阻止。馮认定湖北取是他将来战胜蔣介石后发展的地盘，故阻李前进。李接馮电后正躊躇，张发奎主张不理馮电，联軍直趋武汉。张桂联軍举棋未定之际，陈济棠、陈銘枢接蔣介石电令，調粵軍蔣光鼐、蔡廷鍇、李揚敬三师进占衡阳，拟截断张桂联軍先头部队与黃紹竑所率的后續部队的联络，加以歼灭。张桂联軍回救衡阳，与黃紹竑会合。粵軍乘張桂联軍駐足未定出击，发生剧烈战斗，张桂联軍为粵軍击败，損失惨重，退回广西。同时龙云奉蔣介石电調卢汉統率滇軍四个师兵力，围攻南宁，南宁城守軍韦云淞电李宗仁、黃紹竑告急。而是时专任进攻广西的粵軍余汉謀部已推进到宾阳，将与卢汉会师南宁。李宗仁、黃紹竑即将从衡阳败回的部队，迅速整編，由白崇禧率領桂軍第七軍楊騰輝全軍和第十五軍一部会同张发

奎一部，輕裝从武鳴与南宁之間的高峰隘小徑抄襲滇軍后路，滇軍大敗，損失奇重，退回云南。張桂聯軍，潰而复振。粵軍余漢謀部亦从宾阳撤回梧州一带布防。此际在平汉、津浦、隴海三綫战斗胶着的馮閻聯軍和蔣軍正在勝負难分的时候。張學良率东北軍突然入关帮助蔣介石，馮閻聯軍全部崩潰，蔣介石取得胜利了。張桂聯軍自衡阳战敗后，李、白、張归咎于黃紹竑，黃頗不自安。他目睹广西殘破不堪，自愿离开广西。黃到香港后，通电主张广西“息兵安民”，即往南京投蔣。此时李、白、張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

陈济棠与新桂系的合作关系

一、政治軍事方面

蔣介石自战胜馮閻后，对广西方面委由黃紹竑收拾。认为統一全国即将实现，驕橫跋扈，气焰冲天。一九三一年初筹备召开所謂国民大会，通过他一手制訂的所謂約法，选他为总统。誰知遭到以当时立法院长胡汉民为首的人所反对，使蔣一团高兴，化为烏有。蔣恼羞成怒，于一九三一年二月底将胡汉民扣留于南京湯山。

胡的爪牙古应芬，曾有恩于陈济棠，胡被蔣扣留时，即逃出南京，秘密回到广东，說陈济棠反蔣。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銘枢是拥蔣的，他的实力蔣光鼐、蔡廷鍔两师，参加“剿共”，駐防贛南，予陈济棠极大威胁。陈畏其势，电李宗仁、白崇禧先通款曲，表示愿将駐防广西的粵軍，全部撤回广东，与李、白合作反蔣。当胡汉民被蔣扣留时，李、白

接到上海张定藩、陈劭先两人电报，早知其事。此时接到陈济棠电后，即表示愿与陈合作反蒋。陈即将余汉谋、李扬敬两师调回广东。李、白派夏威为梧州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接收粤军退出的地盘。古应芬也到了梧州与李宗仁、白崇禧会晤，商讨反蒋救胡计划。这是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的事。我当时在南宁，白崇禧对我说，“我们又有发展的机会了。”即派我到梧州组织兵站筹备处，命令将邕梧各地军用品转运桂林，以备反对蒋介石、出兵湖南补给之用。

白崇禧说“有发展机会”，是由于一九三一年馮玉祥、閻錫山反蒋战事爆发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帮助蒋介石，占领北平、天津。馮、閻失败后出走，蒋介石取得胜利。广西方面黄绍竑看到反蒋形势不利，离开广西，前往南京投蒋，此时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偕促广西，孤立无援，受蒋军三面包围。陈济棠这时突然起而反蒋，两广重新合作，所以白崇禧认为大有发展机会。

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林森等提出弹劾蒋介石专横跋扈，要求撤换蒋介石案。国民党粤系委员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孙科太子派和西山会议派等，集中广州于六月间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中央委员全部来粤参加，通电谴责蒋介石，限期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同时成立与南京相对抗的广州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胡汉民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孙科兼任行政院长。任命陈济棠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总、付司令，准备出兵反对蒋介石。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商定出兵计划，第一集团军负责江西、湖南方面，对江西方面取守势，对湖南方面取攻势，与

第四集团軍联合作战，第四集团軍全部負責进攻湖南，会攻衡阳，进取武汉。由白崇禧任联軍总指揮，李宗仁留粵办事。广州国民政府在財政方面則截留关余，当时財政部长邓召蔭（孙科太子派）在关余項下每月拨发第四集团軍軍費三十万元。李宗仁于一九三一年六月派陈劲节为第四集团軍駐粵办事处主任，按月領取軍費，并购买軍械、軍需品补給軍用。陈劲节本来是张发奎的亲信，张桂合作后，陈任第四集团軍經理处长，調来广州任职。李宗仁还派了桂系国民党中央委員麦煥章常駐广州，与各方面联系。

陈劲节任第四集团軍駐粵办事处主任后，每月向財政部領軍費三十万元，到十一月陈經手領得一百八十万元。曾向广州沙面德商保庇洋行姓馮的买办經手訂購旧七九步枪一万枝，每枝配子弹五百发，每枝步枪連子弹价港币九十元，共九十万元，还购买过通訊器材。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张桂交恶，陈劲节离开广州赴香港，李宗仁派王逊志繼任，由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八月，由王逊志按月向財政部領軍費，但其中只有三个月每月領三十万元，有六个月每月減为二十万元。王逊志又經手向广州德商禪臣洋行訂購新七九步枪一万枝，每枝配子弹五百发，每枝步枪連子弹价港币一百元。向沙面德国洋行购卖迫击炮五十門，每門配炮弹一百发。由广西航空学校林偉成經手向香港英国远东航空公司訂購教練飞机十架。

白崇禧参加广州會議后，由广州回南宁經過梧州时，召我詢問运输軍用品情况后，即命我赶赴桂林成立兵站监部随軍出发，向湖南推进。我于六月底到达桂林，总司令部总參謀长叶琪已到桂林，各軍、师长集中桂林待命。白崇禧于八

月間到达桂林，等待第一集团軍共同行动。白崇禧此时对陈济棠不按計劃行动，深表不滿。李宗仁、白崇禧的目的是迅速进軍，佔据两湖，凭他們一九二六年北伐时期的“声威”，希望得到南北軍閥中的反蔣者响应反蔣，恢复他們一九二八年操纵国民党中央的全盛时期的地位。陈济棠的“威望”远不及李、白，不愿李、白踞于己上。陈济棠虽压迫陈銘枢使离开了广东，已全权掌握了广东的国民党党、政、軍大权，但蔣光鼐、蔡廷鍔两部仍在贛南，随时有会同蔣介石嫡系軍隊进攻广东的可能，有顛复老巢的顧慮。因此陈济棠迟迟不愿按照計劃出兵湖南。此时白崇禧已命令各軍师集中湘桂边境一带。正在此时，白突然命令各軍后撤，召集各軍师长會議，宣告日本軍隊于九月十八日已攻占沈阳，現在南京与广州将开“和平會議”，准备“团结抗日”，他自己要去广州参加会议。白崇禧一向是勾結日本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那里会谈得上团结抗日？实在是因为他看到陈济棠不肯出兵，若果单独出兵湖南，就会丢掉自己的本錢，还是保存实力好。

南京与广州在上海开“和平會議”后，蔣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十月間恢复胡汉民的自由，国民政府改組，林森任国民党府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孙科任財政部长，取消广州的国民政府。胡汉民回到香港后，指使胡派和陈济棠，李宗仁按照“上海會議”的協議，在广州成立半独立式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仍截留关余，直到一九三二年八月才交还南京。自半独立式的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整个广东的党、政、軍大权完全控制在陈济棠手上。但广西对于西南两部会的命令，有利于李、白者即接受，不利者即置之。陈济棠对桂系极不放心，表面上对李

宗仁很尊敬，請李宗仁常住广州共同主持大計，其实是以李宗仁为质，李有时回广西，如在广西停留十日以上，陈即迭电催促李赶程回粤。

当汪精卫附蒋任南京行政院长后，张桂联军内部起了糾紛。张桂联军自衡阳战役失败后，张的第四軍損失奇重，只能編成三个团，成立第十二师，以吳奇偉为师长，韓汉英为付师长。当时一师四团制，白崇禧将桂軍關維雍一团編入第十二师。汪精卫附蒋后，唆使张发奎把第十二师調离广西投蒋，借名日本侵略东北，要求把第十二师开赴东北援黑（黑龙江），白崇禧不答应，张发奎即唆使陈劲节把在第四集团軍駐粵办事处任內与洋行訂购軍火百余万元的合同帶往香港，以为要挟。李、白沒有了这分合同，就不能向德商保庇洋行拿到价值九十万元的軍火。李宗仁派王逊志接替陈劲节职务后，嘱王赴香港交涉，經過双方磋商，并請陈济棠作調人，李、白准許第十二师全部离开广西，张发奎才叫陈劲节把訂购軍火的同合交回王逊志。张桂一幕糾紛才告結束。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派蒋伯誠来粵与陈济棠、李宗仁商議，要陈、李出兵贛南，会同“剿共”。陈派余汉謀第一軍开赴贛南，李宗仁借口广西軍費困难，不允出兵，經陈济棠催促，广东担負临时行軍費，李宗仁才派桂軍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贊斌率兵四团归余汉謀指揮，进驻贛南，参加“围剿”。該师到达贛南，时吃敗仗，李宗仁认为派兵贛南是蒋介石借共軍力量消灭桂軍，王师駐贛南一年，李借口广西穷困，必須裁兵，其实把剩余軍費作购买軍火之用，即調王师回桂。陈济棠对李、白此举深表不滿。

李宗仁久駐广州，看到蒋介石派駐广州的代表蒋伯誠与

陈周旋甚密，陈济棠派駐南京代表楊德昭又頻頻回粵活动，深恐墜入蔣介石彀中。蔣介石派蔣伯誠来粵，是要离間兩廣，拆散陈、李。蔣伯誠經手送給陈济棠的款子不少，又經常与陈的部下繆培南、李汉魂、邓龙光、张达等以保定同学关系，过从甚密。一九三六年兩廣发动“六一事变”，李汉魂、邓龙光、张达等果然倒陈投蔣，这是后話。

陈济棠和他的胞兄陈維周最迷信风水星相，李宗仁利用这一点与陈維周过从甚密。不惜紆尊降貴，常与陈維周的策士星相家游，并介紹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派来为李宗仁的祖坟看风水的萧某給陈維周。陈济棠成立学海书院，聘請国社党张君勱主講，陈准备在广东各学校恢复前清的讀經制，但恐遭到全省教育界反对，不敢将恢复前清讀經案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此时国民党中央委員兼西南政务委員麦煥章（桂系分子）突然将讀經案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提出，要求通过。我感到非常詫异。我当时任第四集团軍总司令部駐粵办事处付主任，麦和我頗有私交，麦早年留法，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怎么会提出讀經恢复古制。他提出这个提案后，来到办事处，我問他：“你提出讀經是什么意思，不怕給广东青年臭罵嗎？”他对我說：“这是老总（指李宗仁）迎合陈济棠的意思，叫我在政委会提出的。”从麦煥章的話，可以看到李宗仁为了結納陈济棠，能迎合陈济棠的意思的事，他千方百計要做到。

二、經濟外交方面

李宗仁、白崇禧为了准备反蔣的軍事行动，首先將軍队裁減一部分，节余軍費用于大量购买軍火，同时扩充民团，

民团不发餉，可以减少平日养兵的支出，而得大量兵力的后备。但从外国购买軍火需費甚鉅，自从关余交还南京国民党中央后，广西再沒有补助来源了。新桂系的經濟自然出現困难。李宗仁想到广西全省食盐仰給于粵盐，粵盐都操縱在广东盐商手里，这笔利潤大有可觀。一九三三年李宗仁和陈济棠商定，广西全省食盐由广西樵运局組織盐船直接到指定的各盐场配盐，照繳广东过境的盐稅，运回广西。由广西樵运局在广西普遍設立盐店出售食盐，从盐商手里把利潤轉到广西省政府手里，食盐专运专卖，可以获得巨額利潤。陈、李商妥后，李宗仁命我和两广盐运使陈維周商訂办法。双方簽訂办法后，李宗仁电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派广西樵运局局长陈一足来广州与陈維周商議詳細办法。陈一足不同意，因而辞职。黄旭初另委覃某接替，前来广州与陈維周訂妥直接配盐运盐办法，組織第一批盐船前往广东南路配盐。两广盐商得悉此中情况，大加反对，电呈西南两部会和广东、广西两省政府，要求取消官盐运銷及食盐专卖。陈維周对陈济棠說，两广盐商准备罢市抵制。陈急与李商議，停止广西直接配盐。其实陈維周最不愿意实行广西这种办法，影响他本派系和个人的收益，暗中反对。經過陈、李一再商議，广西省政府为平盐商的反对，又沒有这么多的款等种种困难因而停止食盐专卖。

一九三四年广东、广西“禁烟”（販卖鴉片）合作。广西与广东毗連的边界甚长。广西鴉片烟土私运入粵，緝私困难，广东的烟土稅收入减少。陈济棠与李宗仁商洽两广合作购运与販卖，派霍芝庭、广东禁烟局付局长陈文甫与广西禁烟局局长陈雄商妥两广联运杜絕走私办法，以最近三年运入

广东烟土額平均数每月一百一十萬兩为标准，超过之数以百分之四十五拨归广西，百分之五十五归广东。广东禁烟局可以派員駐梧州、玉林、南宁各地，烟土商在这些地方請領广东省运照，报請粵方派員監运、到粵納稅。由于两广联合販运，广东的烟土稅收入大增，溢額甚巨。广东、广西軍閥分占了这笔罪恶的收入。

《桂政紀实》載有一九三二年广西全部財政收入为三千一百萬元，而烟土收入就占了一千五百八十八萬元。以每千兩烟土收餉五百元計算，就知道这一年由云、貴两省經過广西外运的烟土在三千万兩以上。經過广西的烟土，在广西省內銷出的或运銷湖南的数量不多，湖南銷的多由貴州經湘西运入。由广西过境的烟土，主要运銷广东。照我估計，經過广西的三千万兩烟土，除广西及湖南銷去約一千万兩，其余二千万兩就是运銷广东的，溢額达七百万兩，以百分之四十五归广西、百分之五十五归广东，广西每年所得約一百五十萬元，广东每年所得約二百萬元。广东全年收稅的烟土有二千万兩，如果按广西稅則計，每千兩烟土收“禁烟罰金”外，又征收內銷稅每千兩二百元。广东收的烟土稅比广西更高。

两广航空合作。李宗仁、白崇禧因为广西与广东只凭水道和公路交通，時間緩慢，有誤戎机。他們接受刘沛泉建議，同意刘所拟的西南航空計劃，与陈济棠商妥，广东投資毫銀一百萬元，广西投資五十萬元，一九三三年于广州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广东省政府派刘沛泉、区芳浦、何肩澧、张仲新为筹备委員，广西派王遜志、闕宗驊为筹备委員，西南航空公司成立后，互推刘沛泉、区芳浦、王遜志为常务委員，由刘沛泉負实际責任，以胡錦雅为机航組組长、闕宗驊兼財務

組組長。由刘沛泉、胡錦雅向美国史汀生公司购买飞机，同时在两广各地開闢机场、開闢航綫，設立航空站。国际綫到达当时的法国殖民地安南河內。該公司主要营业为运送邮件及客运。广西軍閥經常利用来往广州、南宁和广西省內各地进行政治軍事活动。陈济棠甚至經常利用公司民航机为他飞梧州把“粵西樓”(梧州著名菜館)的紙包鸡运来广州，滿足口腹之慾。一九三七年抗日初期，民航机和各地机场經常遭受日机襲击，一九三八年六月停办。西南航空公司主要为桂系用于軍事交通，經濟价值次之。我曾撰写《西南航空公司的成立及結束》一文，刊于《广东文史資料》第八輯，不贅。

陈济棠的外交关系，我所知甚少。他与英国方面关系甚多，但李宗仁、白崇禧与英国关系則甚恶劣。一九二九年李、白在武汉、北平反蔣失敗后，寄寓香港，香港当局接受蔣介石及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銘枢的請求，表示不欢迎李、白居留香港，限期出境。一九三四年广西成立稅捐局，經過海关繳納關稅的舶来商品要交納地方稅，英国蛮橫干涉，派“摩軒”号軍艦由香港駛到梧州威胁，广西采取强硬态度，“摩軒”号逃回香港，英国駐梧州領事館亦撤銷。

李宗仁、白崇禧一向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結。一九二八年白崇禧在北平被蔣介石、唐生智逼迫逃跑，如果沒有日本的关系，他早就被蔣介石所杀。一九三一年李、白与陈济棠合作后，即派王乃昌（号季文，早岁留日，与李宗仁为临桂小同乡，北洋軍閥时期的“猪仔議員”）常駐香港，与日本駐香港領事原田及武官經常往来。日本駐广州領事清水、武官和知中佐，經常出入李宗仁的官邸（当时李的官邸租賃广州市东山馬棚崗的民房）。这些日本人都到过广西南宁，与

白崇禧見過面。其后日本駐廣州武官須磨弥三郎和日本陸軍省外事課長喜多誠一大佐也到過廣西，“九·一八”事件后率軍攻入熱河的鈴木中將銜日本軍部命令亦到廣西與李、白商談過。李、白在一九三四年派遣兩批飛行員呂天龍、廖濟群等十餘人到日本明野飛行學校學習空中戰鬥技術。李宗仁在廣州與和知中佐秘密商談，由參議荊冬青、戴星炳作翻譯，究竟商談什麼，事關秘密，只有李的參謀長張任民知道。一九三五年日本軍部派松井石根大將到香港與李宗仁的代表王乃昌商妥條件，松井石根回國后不久，日本軍部派兩艘日輪滿載軍火和飛機駛入虎門。這批軍火是一九三四年李、白派廣西軍校教育長劉士毅、桂系第七軍參謀長郭鳳崗赴日本參觀秋操時訂購的。其中有一批山炮、步兵炮、輕重機槍、彈藥、工兵器材等；還有“九一”式、“九二”式戰鬥機九架，“甲四”式戰鬥機五架；還有通信兵團團長陳道行（潮州人、日本士官生）經手訂購的一批通信器材。這批軍火器材原定由日本直運梧州。運軍火的兩艘日輪駛到虎門后，為粵海關所屬的大鰲關扣留，當時粵海關稅務司是英國人，派去扣留日輪的也是英國人。李宗仁接到日本駐廣州領事館武官和知中佐關於日輪被扣的通知，就命令我乘陳維周派的“海周”艦前往大鰲關交涉，我率辦事處憲兵一連持西南政務委員會命令前往，大鰲關英人不得不將扣留日輪放行，由我接收日輪所載的軍火和飛機運往梧州。

王遜志還告訴我，日本另外運了一批軍火飛機給廣西，這批軍火中有一部分是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反蔣前，向日本訂購的。這批軍火沒有經過廣州，由日本經香港直運梧州。